



世界文學名著

孟德斯榜夫人

羅曼羅蘭著

李璦譯
辛質

LE MONTSPAN

By

ROMAIN ROLLAND

Translated by

LI TSUAING

and

SIN CHIH

世界文學名著

孟德斯鳩夫人

譯者序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現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差不多都早認識了他的傑作被介紹到我們中國來的還不多，尤其是他的戲曲從沒有人從事翻譯，真是一大遺憾。今年春，辛質給我 Helena de Kay 英譯的羅蘭著底 "Le Montespian"。我被這本歷史悲劇中悲壯熱烈冷譏的對話，及慘酷的劇情所動，遂決心與辛質譯出，以貢獻於與我們有共感的讀者們。

我不過只認得幾個法文字，自恨不能讀原文。我希望讀者中有能以原文爲我糾正者，只要是善意誠心，瑒極願領教，並謝盛情。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李瑒，杭州。

劇中人

人物

法朗氏阿瑟遜（孟德斯榜侯爵夫人，年三十九或四十，以後簡稱孟夫人。）

瑪麗漢布（夫人的女兒，年十六，以後簡稱瑪麗。）

高姬梨凱小姐（年十八，以後簡稱高小姐。）

娜冉（侯爵夫人的老女僕。）

魯瓦斯（年四十。）

路易十四（年五十。）

高布里疑古拉（警察總監，年五十五。）

侍臣三。

許多的貴族與貴族夫人。

地點

凡賽爾。

時代

約在一六八〇年。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 凡賽爾的宮殿。孟德斯榜夫人的臥室。夫人正睡在華麗而寬廣的牀上；牀腳那一頭，她的女兒瑪麗漢布與高姬梨凱小姐抱着一個新生的嬰兒，裹在有花編的布裏。靠牀頭稍偏處，娜冉坐在支牀的榻板上。屋的四周圍繞着多少倖臣，一個跟一個地走過去吻夫人的手。窗戶敞開。門外有羣衆的歡呼聲，竊與維亞鈴（hoes and violin）奏着舞蹈的音調。

幕開前，舞臺上與舞臺內都有嘈嘈的雜聲。幕全開時，夫人說話。

孟夫人 把孩子給大家看看！

（瑪麗正抱着嬰兒，便起立把他給高姬梨凱小姐。）

我說的是你，瑪麗！

瑪麗（躊躇狀）媽媽……

孟夫人 我願意你這樣作。

（瑪麗抱着嬰兒走到看樓，高姬梨小姐陪着她。）

孟夫人 瑪麗，你看，多麼奇怪的景象！這麼多人來慶賀你的弟弟，這個孩子！你多麼有福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

瑪麗（將憑窗外顧，忽又退回）這些叫喊的聲音使我害怕。高小姐，給你抱孩子罷。別讓我媽媽知道。

（高姬梨小姐把孩子抱在懷裏，將他給羣衆看，他們歡呼之聲更加厲害。）

娜冉（彎身伏夫人的枕邊）太太，他們嚷得多麼厲害！

孟夫人 這那兒就能算嚷得厲害！當烏樊初生的時候，他們把樓下屋裏的地板和轎子都拆燒了，放起火來慶祝。他們定當再嚷得兇些！娜冉，打開我的錢袋，拿一些錢給他們！

(娜冉遵命把錢撒在外邊。羣衆因而快樂狂呼。)

倖臣一 (低聲) 所有的這些聲音都是因爲皇帝的母馬產了一個小馬駒。

倖臣二 你們看那個淫婦誇耀得多麼驕傲！

倖臣三 十六年了，路易十四總是寵幸着她。

倖臣二 十六年有那麼久嗎？

倖臣三 這日子是寫在那裏的；從頭一個孩子到這個孩子一共十六年。

(他指着瑪麗與嬰兒。瑪麗與高姬梨小姐抱着孩兒出去。)

倖臣一 她快要失勢了。但是想着她將落馬了就有命運把她扶上馬去。

倖臣二 她一定有魔術的能力，別的人是比不了底。這都不是天生底。

倖臣一 除了她的淫蕩就沒有別的魔術妓女的方法就是她的巫術。

倖臣二 不然，不然，是有魔術底。如果你問一問她身邊出沒無常的巫婆，你就可以知道了。

倖臣一 呸！不過是些毒害和奪寵的藥方！

倖臣二 看笑話了，你完全知道底。你信這個妖魔不信！

倖臣一 天下的女子都是妖魔。來，我們都應該尊敬她。（他們去吻夫人之手，多數朝臣俱退，一會兒走一些。）

孟夫人 （她驕傲地，冷漠地接收了他們的敬禮。她的眼現出困倦與苦慮的神情。）

皇后在那裏呢？爲什麼她還沒有來呢？

（近門處，朝臣有所動作。）

一位貴族 太太，皇后來了。

第二場

（皇后進來。她是一個矮胖子，舉動匆促不定。）

皇后 天呀！我是多麼地快活！夫人，你現在已沒有危險了。他們昨天黃昏時告訴我，說你去世了。昨晚我幻想到各色各樣的鬼魂！我夢見棺材，棺材上蓋的黑布，和靈前的蠟燭。

孟夫人 謝謝你的關心。我希望這些謠言不要擾亂了你的清睡。

皇后 唉！不用爲我操心了。世界上的一切憂慮也阻擋不了我的睡眠。我也不知道怎麼成這個樣子了！深夜裏有些時候我簡直痛苦得要哭；枕上沾滿了淚痕；但是我仍然睡得着——來讓我看你的臉色。嘿！多麼難看呀！親愛的，你的臉簡直同死人的一樣灰白。把手給我看……你怎麼發燒？你覺得怎樣？但是你的身體不好！實在不好！

孟夫人 皇娘太關心我的身體了，我好的多了。

皇后 不對，不對，你錯了我願爲你去向聖瑪葛瑞蒂禱告——我的上帝，可不要死了。我的親愛的，我求你不要死吧！假若你離了我們，我該多麼的難受。

孟夫人 （冷譏狀）我不相信我對於你們是這般的需要。

皇后 十分需要呀！我願意執人陪着我。我討厭生人。我相信我寧願饒恕我不喜歡的人，可是陌生的面孔，我簡直受不了。（一刻的沉默）再說哩，我是愛不喜歡的人，還是愛你呢？嘿！他們曉得多麼厲害！就是因爲曉得厲害，你才難受嗎！

孟夫人 不是因爲這個，皇娘，對於高貴的人沒有比頌揚還動聽的歌曲。

皇后 當我生烏樊的時候，他們嚷得還沒有這般厲害。其實我們也用不着。

孟夫人 爲什麼呢。

皇后 太子遲早是要管理他們的，所以他們愛不愛他都沒有什麼關係。

孟夫人 皇娘比我們都聰明些，然而一個人治理國家，承繼權與人民的愛戴，是同樣重要。

皇后 在這個國家裏，最美麗的，最嫵媚的，最好修飾的女人，便是有真正道德的。當我剛從

奧地利到法國來的時候，我承認這種心理的失常，使我非常的難過。但是我以後也就慣了，不管他們的風俗是多麼的不合理，我也得隨鄉入俗。

孟夫人 那是自然哪；真正的道德它本身不能夠得到報答呢？

皇后 是的，那算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如果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鼻子換換樣子，他就可以不要道德了。

孟夫人 噯，你是什麼意思？

皇后 別說了，別說了。你問我剛才說什麼嗎？我說得過分一點！如果吊拉老父知道了，我又

要挨一頓好罵！親愛的，別在她跟前說啊。我們這麼大年紀的婦人還管什麼快樂？——

我們可以很有理智，很有道德，並且我們一定知道沒有一種道德能超過貞潔的行爲底。——惡魔仍然在我們的耳旁出沒，隱約地聽到他們令人討厭的誘惑，尤其是現在的時候，皇帝把我們套在網裏了，他不住地逼迫我們，多麼可怕的事啊！我們一定要好好地自衛！

孟夫人 你是什麼意思？

皇后 你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皇帝一點兒都沒給你說麼？——等，等我走近點兒，他們好像是不讓一個人知道似底。警察時時跟着我們的，我們可不要冒犯了他們。

（朝臣俱退，只留下皇后，孟德斯榜夫人，和藏在牀後的娜冉。）

親愛的，妖魔是在宮中。我們被巫蠱和作祟的包圍了。他們偵視着我們，想法子攫取我們的靈魂。什麼人也比不了這一般小動物；你從門把他們趕出去，又會從窗戶爬進來，

你就把他們燒死了，他們也會活轉來。疑古拉警察總監把這般魔鬼組織了一大混雜，有許多大公爺還要加入他們的隊裏……你冷麼？

孟夫人（輕微地顫戰）不冷，皇娘請往下說罷。

皇后 我們的宮裏也受毒了。有的因為金錢把他們的靈魂賣給那般魔鬼了。有的是為榮譽有的呢——這是最下賤的，就是因為愛情把她們的靈魂賣了。——魯森堡侯爵這麼好的人……也被下在巴斯提爾的獄裏，警察監視着他，大概皇帝要劫走侯爵的夫人，當我想到昨晚我允許他抱我的小狗諾克和抱蘇桑夫人的時候，天呀，多麼可恨呀！至於她呢，我倒也喜歡。一個被棄了的可憐人，禮拜五才能吃肉，並且同下人一塊兒睡。她毒過六個情人，她剛從巴黎坐馬車逃走底。可是人家捉住她的妹妹白朗夫人，就是她毒死了她的丈夫，又同王達莫先生結婚了。還有波梨娜夫人，葛娜貓夫人，昂古西麥夫人，呵！這一般賤婦，我希望軍警這回不要姑息她們，拿她們作個榜樣，好替貞潔的婦人報仇，你說可怕不處處都是恐怖，簡直什麼東西都不敢動，什麼東西都有毒藥的。

臭味。今天早晨我過高疊瑞的時候，忽然一種硫黃的氣味衝進了我的喉管，我只好畫幾個十字。我想「他」一定是剛走過去——親愛的，你想想那個？至於我呢，我並不怎麼奇怪男子的罪惡，他們有驚人的力氣去滿足獸慾的本能，以至於連命都送掉了。一個有理性的人，一輩子還能和這「人類之仇敵」在一塊兒嗎？

孟夫人 爲什麼不能呢？這是因爲他們要求所欲要的東西，因要實行的緣故，所以手段也都認爲是好底。

皇后 難道地獄也是好的嗎？

孟夫人 要是同愛與恨比起來，地獄又算得什麼？

皇后 但是親愛的，愛與恨只是幾禮拜的事，可是一死就是幾千年。

孟夫人 （受激刺狀）那有什麼關係？就算一天，一小時，甚至於一分鐘，她也算得着勝利了。如果有一個怯懦的人，他一件罪惡的事都不作，只因爲這個就可以使他不入地獄嗎？沒有愛的靈魂，就算是沒有生的靈魂。這樣的靈魂算得什麼，它永不能生存；我事願

入我自己的地獄，也不願上那污穢的天堂。

皇后 親愛的！親愛的！不用這麼生氣！你看你多麼激烈！人家會說你崇拜魔鬼哩！

孟夫人 皇娘，我並不崇拜他們。我明瞭他們，可憐他們罷了。自稱為基督教徒的人，可是仍然拿起石頭砸有罪的人，也不想當他們去作殘忍的、英雄的罪惡的時候，他們所受的痛苦；這就叫做偽善。

皇后 親愛的，我沒說什麼，我並不是糟蹋誰。我真想不到你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不用自己太生氣了。不然會回奶的。蓋上被單吧，你出的是冷汗。好了，我們談點別的事罷。

——我的頂好看的那個項鍊你戴在那裏去了？

孟夫人 那個項鍊？

皇后 那個金鑲鑽的項鍊，上面還嵌得有路克藪茜的像……

孟夫人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皇后 但是親愛的，昨天晚上皇帝到聖凱勞夫人家裏去，問我要項鍊，我很快樂地就給他

了，因為我明明知道是爲你要。你的意思是說他沒有送給你嗎？當他問我要的時候，他的表情又溫和又嚴厲，我們都被他籠絡住了。那他一定是送給別人了。我真不相信！

孟夫人 大概一無所知，也許給弄丟了。

皇后 不會的，我敢一定說是不會，因為今天早晨我問他這件禮物你喜歡不喜歡，他說：是喜歡。這意思就是他已經送給人了。好！那也不錯，親愛的，不用難過。我送你一個。

孟夫人 我不要。

皇后 一定，一定，我非送你一個不可。你有接收我這份禮物的特權。這一套項鍊要比那一套還好。我立刻就給你送來。皇上欺騙了你！

孟夫人 不，不，我告訴你，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皇后 你怎麼那樣生氣呀！今天什麼東西都使你別扭。你病了。我不送給你。我並不是要強迫你。——但是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我的一片費語使你傷心嗎？你是知道皇帝的。人，這就是他卑污的行爲了。他總是同些女人來往得很熱。至於我呢，不過在旁冷笑着他。

他總不能立志作一個老年的人，不過我不知道他最近又愛上誰了？

孟夫人 我累了，我求你饒恕我。

皇后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要睡了。我就要走了。……親愛的，你的臉色多麼難看！人真

是認不出你來了。我的親愛的，自己珍重些。爲我你好好地珍重吧。像我們這麼大的年紀，一定要當心些兒。提起精神，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什麼事都別想了。

（孟德斯榜夫人默默地，抖顫地向皇后鞠躬，皇后退。孟夫人目送皇后，咬牙，手抓着被單。）

第三場

（孟夫人與娜冉）

孟夫人 （坐在牀上叫娜冉）娜冉！

娜冉 （她原藏身牀後，現從牀角走出）我的太太嗎？

孟夫人 聽見了嗎？他騙了我！他愛上別人了。有人奪了我的寵！他慷慨地把我的東西送給別人——這就是他今天不來的原因了！他離棄了我……不對，決定不會的，這件事不是真的！這不過是哄人的圈套——這個壞東西想出來這麼一段關於項鍊的事，好來使我難過！

娜冉 她說的是真話，你已經有了情敵了。

孟夫人 笨東西，你知道，你一點不說！

娜冉 你再罵我！我可就走了。

孟夫人 別走！我信任你，你偏不忠實地對我——那個女人是誰？你為什麼一句話都不說？

娜冉 我只能給人們一種方法，先見他們自己的命運，而設法消滅它，可是我不能為他們消滅底。

孟夫人 噯！你可給我什麼呢？我相信你，服從你，也喝過你給我的媚藥，也念過你教我的經，常用你的咒符。因為每天都聽你的話，我時時都有死的危險。可是我為的什麼呢？就為